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王增閘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

藝文 記十三

國朝

八境臺記　　易學實

順治三年用師南服頓兵贛城下七閱月始歸版圖五年戊子江帥舉兵贛復堅守踰時自是交廣兵連贛為王師度嶺要路輸輓迎送之煩迄無寧日當此時思牖

户綢繆之計而城垣樓塹輿舉維艱茍涉遊覯雖川原壯鉅非守臣所宜析力經營者也八境臺者舊峙西北城隅燬於丙戌之冬至是鳩工於十一年之三月秋九月告厥工成於是躡級憑高遐矚要區蓋南則五嶺風烟延袤交桂北則合流湍石直滙彭湖章貢二水東西襟帶玉虹翠浪掩映四時以是為凌空覽眺蕩滌氛胸疑未足槩斯臺之勝也夫桃源天竺依迷草樹登臺周顧壁壘猶存追想十年來摧鋒陷陣闢土開疆誠師武

遠讐有以致之然瘡痍未復山海兵交贛顧襟喉之地其當緝寧休息計者豈可緩哉守是邦者能無遠念焉

重建架閣庫藏丈量冊籍記　　梁奇

先王建國君民則壤成賦以足國用以阜兆民非細故也葢國家强弱之原生民安危之故即在是矣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而後貧富均貧富均而後百姓安修其圖籍藏之官府然後朝廷有一成之則小民有畫一之供阡陌得以有所考吏胥無所施其奸

而上與下乃相安於至治東汝自白川諸侯始請丈量厥後亦屢經丈之矣然久之典是郡者或視為虛文司畐籍者或前後異人籍之存者或散逸或為風雨毀湮或去之而無從稽考即一二有志農功亦相沿為故事至有無田而輸虛稅有田而輒漏賦網虛耗逃絶徵輸逋負而莫問由是官府無一成之則小民無畫一之供阡陌無所考吏胥肆其奸而不均不安之患生經界始紊矣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無足怪

者此丈量之所不可已而冊籍之所以必珍而藏也
靖臣李侯自下車以來百度修飭抑强扶弱濬厥溝
涂正厥疆土法禹貢上上中中下下之規體周禮一
易再易三易之制知丈量尤為國家當務之急於是
精思竭力代百姓均賦税之輸于一日興百年之利
分任百役執事繼命都總區長合各都區之田地山
塘而丈之條約詳明紀律具備始於順治乙未成於
己亥之秋先他邑告竣刊刻成書以上

天子而留其副本以存架閣問有前此無土有糧者無之矣問有前此有田無糧者無之矣問有前此出入於奸民猾胥之手者無之矣啚籍炳烺徵輸畫一可已矣田畯農官克供厥職秋至告成雞豚相勞郡人熙熙如登春臺各安其業各守其田道路頌聲溢耳僉曰吾儕安飽李侯所賜而又何事乎然猶未也而必計乎冊籍之藏有其所而去之不可也維時鳩工庀材於縣治堂之東前所藏丈量冊籍之故址為屋三

楹以藏令冊計自天字號始至鬱字號及縣字號共四百二十九部扁之曰架閣之庫使夫守之者與觀之者覩斯庫而知此藏冊也固

天子之所齋戒而敬受而兆民之所恃賴不敢奸他日守是土者知畝畞為治民之首務而尤在為上者得均平之道也啚籍雖明得藏之而益固是不可以無記也予因為之述其本末而記之

九江衛蘆政記　黃雲師

文學范子金揖黄子而語曰江衛之積為飛輓瘁者漕為甚其次莫如蘆往者官以軍為秦而已其越諸軍為肉而已其俎諸漕蘆交征衛於是益重困莆陽方公司馬是邦念魅漕非閣請不得行蘆政柄可操集菀療枯其奚委不力越一年而章程告登葢司馬之功於江衛甚大文貞石其何可辭黄子曰吁予聞如何范子正襟颺言曰賦以蘆名者何所取之取諸洲也蘆以洲賦者何所取之取諸丁也取諸洲故衛雖在潯而洲特錯出

於星子黄梅宿松三邑且水能吐洲而生亦能食洲而
没也取諸丁則向之碩大繁膴者浸假而凶瘠札之矣
浸假而戈鋋札之矣夫洲没而賦存丁没而賦仍存於
是課有程歲不得不僉一軍任領徵事即所没北丁之
課率責是取盈焉嗟乎軍有稍足自贍者既以趨供漕
事其所存需次之丁又歲僉一人而畀以七百餘鏹之
責衛人之困至此而極不寧惟是責之重則其避之也
難避之也難則其謀所以避之也必力隱顯縱橫權歸

胥吏充役者率錙銖下户往往殉以身命蔓延株枯轉相償累而差繳未已故僉收蘆賦尤烈於輓漕司馬則曰予在此敢使衛無鳩乎歲僉可禁差催可裁獨洲丁兩没之程顧安所及額乃捐俸百金不恤佃公田八百二十三畝有奇計賦歲入首納屯糧次補没課於是典收賠累之害一旦霍然如沈疴去體而且清屯册察户口立滚單編甲流徵咸輸將恐後又慮其事久而滅澌忠乾没也總萃公移著為令蓋其經畫蘆政亦可謂内

殫厥心而外無遺力者矣今夫事之至難為者不必其一人為之也一人而為一事不十年而事咸克舉矣若曰事至難也我力不能為或力能為矣又曰我有待不暇為或暇為矣又委之後人且不肯為則是終其身無可為之事也如司馬者豈易得乎黄子聞其言而韙之用次其語俾志於石司馬名從吉號迪庵福建莆田人俾吾潯有恵譽見諸蘆政者其大端云

濂溪書院記事

書院奉周元公而二程先生侍坐其像設甚古見者肅然生敬因居戎府左丁亥之秋有欲毀像以廣其宮者問左右曰周濂溪何人曰古大賢也曰彼不過能作幾句詩對耳今何能為將鳩工撤像是夕見三晃而朱服者坐寢堂嚴毅不可偪視自是畏其神不敢議毀世傳真淨禪師住歸宗元公往與之遊因結青松社又名寺左之溪曰鸞溪此妄說也元公與真淨往還或偶寄跡必以松可步蓮鸞名配虎遞因摹倣此即真淨不為而

謂元公為之乎且元公門庭高峻王介甫聞風歸嚮尚三謁而三辭之冀折其少年果銳之氣而謂其學遠公淵明於形骸之外則又過矣予因書院事及之使後人知元公大賢不可或褻而書院之日就蕪没為可惜耳

星子縣平賊記　宋之盛

星渚夙號愿樸人皆文弱不任兵又幅員斗大無萃盜淵藪若德化鄧茅溪等哨聚馬回嶺剽掠星德諸界為地方患然始但行草竊擒之一材官健捕能事耳而撫

巡道檄兩部兵勦之震動繹騷竟不得賊一面僅焚
茅溪數椽以還由是星子盜熊高等入其黨佐之勢益
熾而從征鮑瑞玉忽稱奉符招募授鄧熊諸盜皆把總
劄此輩遂攘臂瞋目目中無復官府矣由是李世興等
蜂起爭應所至毆掠畜産屠擄子女諸士夫謀入城以
保然邑里蜂屯鄉無居人矣盛等詣王侯白故侯時稱
病臥不通或報外賊狀輒召訊訊已坦臥如故歲漸改
寂不聞舉動衆甚憂之詎知侯計在用人爰偵其鄉有

明經查汝進者有遠畧臨危不驚是固星邑士民推為九寨之長能制羣賊者因延見歡談如故詳問方略授之以靖難之命汝進曰凡郡縣有賊不能按按之而賊得承為備者必有内諜以通聲息俟會其意自内出一檄逮巨窩江振先劉尚庸立棄諸市衆皆藉藉頌俟之功二諜既伏誅賊知勢不可為率其黨入省去約留什之四處後牽制官軍而屬梟賊李世興統之世興倡訛言謂流賊浮武昌蔽江下衆奔恐凡素貧賭博無賴子

弟爭投其營若河決魚爛不可壅而復收也一日傳南關外有俘斬世興首獻者聚觀如堵皆駭愕疑從天降後知汝進父子出奇猝斬之諸賊落膽分築塹壘以待進往一戰進歎曰此困獸也急與爭不可坐待之亦不即斃遂列授方略督保中依計擒之相繼就戮維時茅溪在省亦中流矢死獨熊高寨臼頗負山險勢岌然未易動也有義勇若干人請以其屬橫行賊寨中俟復謀之進進曰孤軍深入未必利且此中豈無良善忍使若

輩妄殺是兵慘於寇也始寬一著應有縛至廨下者侯喜謝已果賊黨數人割級來獻侯即賜銀牌彩旗其黨喜曰其且賞我輩無患矣遂爭殺賊贖罪獨熊高往省懼不敢歸悵度可百餘人劇盜王拐子雷鐲頭在焉侯問進曰兩孽不除尚為後患進曰兩櫱不除將尋斧柯令斧柯正銳其復滋之蔓乎侯仍依計遂星夜草揭馳上江督即演武場中斬之熊高殘餘黨悉解散而賊竟以平侯始告成事兩臺及各司道振衣視事父老羅拜

歡聲徹帷幄嘖嘖頌進功帷進不自居功本賊之所以不勞大軍而靖者固由侯之明於任人實由進之妙計義勇而侯始得享其成也進虛龍潭守仍初家素饒能分財順治丙戌丁亥平賊之後凶年相繼悉出金粟賑之里黨賴全活者甚衆假委之官政殆非百里才也予四世琦世琳世琮世球俱激公義為通邑之保障云

吉安二忠祠從祀先忠肅公記　　李元鼎

宋楊忠襄以江寧別駕死建炎之節葬於金陵墓側有

專祠崇禎間吾鄉胡郭兩侍御又為文忠烈祠附以靖
難翰林王公艮大理鄒公瑾侍御魏公冕曾公鳳韶長
史鄒公朴紀善周公是修令尹嚴公伯瑋張公彥方教
諭王公省凡九人以諸公同吉産也同死義故並祀於
忠襄之室云時我總憲忠肅公官南大司馬記事有碑
其論合祀之繇曰正氣者君子去來之輿也來則乘之
去不舍焉時之今昔有分官之崇卑有分而正氣則合
又曰死地不同而生地同死事不同而死忠同正氣先

後數百年其揆一也其合祀也又奚疑忠肅此時隱隱自習一席以俟將來之證合亦猶忠烈拜忠襄祠自矢曰歿而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忠肅少壯登朝為名御史風裁甚峻見嫉於羣小放歸田里幾二十年嗣撫天津筦南樞數名對面決軍政壬午聞命之日別諸子敕斷家事慷慨就道蓋知時事難為往而不返之志固已決矣癸未冬賊將薄京城名對尤勤有遷都之議而迂闊者沮之獨公主持其間密奏令大臣輔太子南中徵兵

上意即以屬公公曰臣當與國共安危臣主此議為社稷非為身謀上猶豫未定事雖不就而老成謀國之槩確然不可磨滅城陷之日公諭元鼎以必死寓即吾吉鄉館祀忠烈位公賦詩畢命猶三復成仁取義之言引絙自盡何異九臣一死得宜無媿文山之語邪時元鼎請護公喪歸里不許惟餘飲泣是公之來也有故所秉者生平此正氣其去也未往所不含者終古此正氣宿昔之學問力量至此始徵實用向之奮筆以明諸先生

之心正自明其心其證合者甚微生死猶其形迹耳元鼎曩已合祀忠烈忠肅於燕兹更崇祀於諸先生之後質之公議僉曰可非敢以子弟阿私長者用畢吾後死者之責也若忠襄忠烈及九先生舊有碑載兹不具論弟述忠肅立朝大節以明從祀之意如此公諱邦華字懋明甲辰進士吉水谷村人適公之子士亨孫長世至金陵共襄厥事按祠志考廬舍祭田雖歷數十百年未至湮没諸忠貞之靈亦赫矣哉

仁文書院興廢紀略

余邑之東郊有仁文書院蓋先師鄒忠介先生講道地也一毁於江陵當國之日而虛舟陳侯石樓徐侯先後創建再毁於魏璫矯旨之時而委曲易其名為朋德祠者則尊生顧侯嗣是仍其故址而復修之者孼青沈侯也家太宰實襄其事今又二十年矣雖當鼎革以來而先師木主祀於其中歲時俎豆不替凡有事茲土如笪江上施愚山皆以先世淵源之誼躬親祭奠豈惟忠介

凡原有知貫式靈焉凡屬師門弟子莫不舉手加額以為斯道興起有日矣不知何故有圻毀仁文之議余以將棲會城傳聞不敢信以為既非江陵借端又非逆䰟煽禍寧復有此未幾而書院果毀矣舉禮樂雍容道德文章之區一旦鞠為茂草何哉嗟乎惟此仁文書院也同此文江父母也或為創始或為修復又或為圻毀各具見解所不可知獨是此二十年中吾鄉白鷺鹿洞澹臺各書院為督撫中丞所葺修而恢復者不可枚舉近

日如章江書院有建洪都書院有建青原白鷺講學之會已經舉行乃值聖道中天之日余輩不能為先師保此數椽之壇坫同梁木泰山之崩頽者真名教之罪人也茲恐歲月日久樵牧莫禁一片荒基將有不可問者特録前後二碑記付之剞劂并述興廢之始末使後之賢令倘能修復如前人者有所考鏡焉北平孫北海少宰頃寄一帙視之為首善書院今改天主堂亦慮後人不知其處特為著之篇端以告來茲夫首善亦先師與

馮少虛趙儕鶴諸老國門講學地有心斯道者方欲歔追悼恐或失墜而況同邑之及門弟子乎因援筆書之以告四方且以志余輩之過云

重建府城隍廟記　李來泰

撫州府城隍相傳祠漢潁陰侯灌嬰侯嘗以兵定豫章故神像至今赫然見光景降福威水旱札瘥請必響答爵帛登銅簠簋籩豆之數守必躬親以蒞其事明洪武中太守李公廷桂始創廟於治之北崇禎中太守蔡公

邦俊加像六邑之神配於兩廊高為重門廟事必飭國
初燬焉其時吏茲土者故事一修謁而已迨司李念菴
李公視府篆獨慨然以興復是任蠲資庀材工垂成公
適艱去海憲紀公初以進士由刺史來牧寨帷顧瞻戶
不充郭誓廟之日拜於堂下怵然傷之告同官曰是非
所以妥神而佑民也既宣德意布教條威惠洽流封內
洗服首修孔子廟登講有地乃新斯宮俾還故規鳩俸
之羸以率群吏復廟之租以餼百工舉廢興舊民不告

私遺由是可以陪風雲雷雨山川國厲之祀可以慰公私禱祈卜筮駿奔之願教民敬鬼而遠罪尊君而親上公之治化滔滔焉弗難矣夫城隍之祀盛於宋元而實屢見於唐高齊蕭梁吴之赤烏往往載於文字然以余考之魯頌泮水閟宫諸侯之重事也而春秋策書惟有新作南門而已則城隍之獨重豈可謂非古哉撫故瘠土重以丁亥戊子之間救荒扶病瘡痍未愈城之僅存緊師帥牧尹之力爾傳曰率民以祀神又曰先成民而後

致力於神公之來也無侈觀遊無燕臺榭金杞之亭不築浴雲之池不鑿倡其僚屬共為保障惟不恪於神以貽民災是懼公之幸恵我民者厚矣爾時廣菴韋公來任司李即捐貲共勷厥美而廟貌聿新信乎其皆知所重也哉廟建於順治十三年丙申四月成於十七年庚子仲秋是為記

提刑按察司題名記　　李長春

虞廷命官於臯陶之作士獨反復丁寧而不置既告之

曰惟明克允又申之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刑期于無刑其所謂惟明克允者非僅聽斷得情之謂也明其所為原本弼教與夫期于無刑之意而已沿至三代周官之邦禁漸繁象魏之懸亦漸詳密然司寇每三年大比計民數自生齒以上悉登之天府王拜而受之彼其邦禁是嚴而緦緦於民數之獻若與其事不相蒙者嗚呼我知之矣男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提攜鞠育以至成人不知幾經艱難險阻而柰何忍於殺之其令人

獻民數也諭之以重民生也諭之以重民生而俾其勿

至滛刑以逞也自唐置觀察使宋因之而加以提刑之

名前代彷彿其制設按察使專職糾察平反而更設副

使僉事或統轄驛傳或提督學政或分治兵廵

國朝制度率由舊章均之皆畀以祥刑之寄者也然則

司憲者教與養皆分内事豈僅以聽斷得情之為愉快

哉江右西南重鎮夙號易治自戊子已丑之變城郭榛

莽廬井邱墟余頃奉命陳臬覩其仳傐辛苦惕然憂之

念新國用輕典古有明訓每遇金木之訊祗凜無敢縱濫而智識黯淺恒抱綆短汲深之懼寅恭啟廸惟二三僚寀是賴甲午余叨量移值重修臬署告竣而題名久缺未備諸僚寀咸以為言竊意兵燹之餘文獻無徵前此姓氏既若存若亡乃開國十載以來創始諸人亦湮没而不傳非所以崇昭代示維新也因磨礱片石而次第記之至於刑措教敷以俟後之膺是任者

重修三公忠節廟合祠記　趙璘

忠節者何宋張忠文公叔夜及鄭威愍公驤是也廟祀者何宋守臣王道父請於朝為二公建立以祀者也三忠者何則永豐令鄧恭毅公顒死鄧茂七之亂明景泰中奉檄合祀其間也重修者何威愍公裔因燬復建建而復修俾守茲土者奉冠帶祀春秋於其內也張忠文當靖康之難金兵逼汴宮闕戒嚴其勢岌岌矣而獨能提南道之師千里赴援計殲敵衆壯矣哉雖所當必克而以廟算猶豫未就厥功及都城既陷劘擾攘兵戈之

間而卒閉口絕食以死悲矣若威愍者以同州傖卒拒城堅守抗如林之敵旅焚敵舟者千萬其計有足多者焉而又慷慨誓師遮蔽三秦以備廵幸孤軍晝夜待援而不至竟蹈城亡與亡之義噫嘻是二公者蹇蹇王臣匪躬之故何厄之同也其請於朝而祀之也允宜若夫鄧公之死其事較小非與板蕩誠臣疾風勁草者等烈而究之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其致一也則宜其合而祀之以示夫人臣之大義為不可屈也嗟夫自宋迄明不

知凡幾世矣自明迄今又不知凡幾世矣閒嘗過玉山永豐諸邑里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弔古者入廟欷歔踈冷古槐山河不改有悄然以悲者耳而況旋建之不一而足哉乃鄭氏之子孫獨能重輯其廟而更新之繞以周垣加以丹雘歲時烝嘗之必虔而逮事張鄧二公於祠内可不謂賢矣乎吾以是知三公者英風義氣凜凜不磨其昭回於古今磅礴於宇宙者如竹箭之有筠焉如松栢之有心焉身騎箕尾

氣作山河不可以成敗論不可以死生論而必不可以一日少容其泯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而與天壤相敝可也後之守兹土者其敬聽之毋忽

重修臨江府學記　詹惟聖

今上十有八年余奉命視學江右按部至臨謁先師廟課督諸生講肄見臨之士循循焉樸以茂及校文拔其尤者彬彬焉理淳而氣昌竊歎曰先王之澤未泯聖人之道大而我

朝文教之漸濡者逺也學博毛君明遴告余曰臨陽郡學昔濱江明嘉靖間江陵陳公矢賔刱議徙建今所康熙丁未蘄州高公培復加修治歲久頹圮今太守陳公克峻莅任是邦百廢具舉尤注意學校捐貲倡率僚屬共相佽助鳩工庀材戊午撤櫺星門之舊而新之今將修葺正殿兩廡仍建諸生講肄號舍十二間俟工畢乞為文以記之余曰唯唯越明年秋再謁先師則廟貌巍然而明倫堂及諸生號舍亦煥然新矣余惟先王之世上自

天子公卿大夫下逮民之秀者莫不務學故於教有師
於國有學鄉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凡所為三才萬物之
理孝弟遜讓廉恥之道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講之有素
閑之有具以成文武之材而就道德之實故人材蔚興
化行俗美臻上理也由此言之學固與治二乎哉而吾
夫子之道其德仁義禮智其言易象詩書春秋其治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雖火於秦漓於漢雜於功利竊於佛
老而揭於天壤者久而彌光今去聖雖遠幸

天子崇儒重道凡遐陬絶徼咸奮於學以副敦勵教化之意矧臨之為郡理學事功文章節義名臣輩出尤德教覃敷之地歟先王之教民也能者敦勵之其次誘掖之其次整齊之所以廣其化而適於治者靡不備故以治天下則清和理以治一國則絃歌興文翁之於蜀韓延壽之於頴川胥此道也今陳太守之守是邦也籌餉敬獄撫字招徠悉著成效而崇師儒敦禮讓修風化士無能不能咸進而教之課其道藝董其勤惰復率先擘畫

與二三僚屬不煩民力舉荒圮而新之守之治誠有可觀者乎

陶桓公讀書臺記　施閏章

淦城東百華寺側有陶公侃讀書臺其下曰洗墨泉亦以陶公名余按部至淦祭綀公子寧祠已迺策驁而登望焉其寺荒寂若無人洗墨泉甃為井獨其臺爽塏冠山椒左引城郭下俯贛江而背枕東山萬嶺參錯蟠結南接於峽𥂕綀公之故里也於時嚴霜既降霽日斯和叢

菊丹楓照燿巖谷水西居人烟火斷續迷離所謂百丈峰者杳不可即而巍然在望臺之勝於是焉具按陶公鄱陽人後徙潯陽誌載其母湛為淦産或偶過外氏遂留讀書耶公嘗運甓投博自言當惜分陰度其執卷陳册時志未嘗須臾忘天下也卒之奮跡艱難數以偏旅當大寇在軍四十餘年招攜懷遠破滅羣醜節鎮八州拜大將軍劍履上殿而謙退固讓及其引疾遜位歸符節幢蓋於朝以功名終謂為善讀書焉可矣史訾其擁

兵上流嘗有窺晉之志以折翼之夢而止夫舍其平生行事而以夢掩其大節是孰徵而孰信之哉是說也前人論之詳矣余不必深辯臺東北四百步山谷間為劉次莊戲魚池隄崩水涸戲魚臺石刻不存而土人言其魚善鬬絶異常魚春夏間尚有之嗟乎以練公之忠生於淦邑過其里者宜無不憑弔若陶公不過偶至其地耳其遺跡與次莊石刻同歸蔓草而後人每流連不能已然則其人之碌碌者雖名園别墅雄據都會不移時

而零落榛莽苟其賢者無論其生長之故里即凡偶焉遊憩謫居之所閱千百年荒陬窮谷其風流餘韻追慕之不衰余登臨四望慨乎有奮興焉者書以遺後之君子

分守湖西道題名記

湖西道治表臨吉三郡分守使可得而考者自嘉靖四十一年陳公大賓始分守者以方岳之職分藩外郡者也其專駐有所自省會及屬郡各有署間行部問民利

病大則陳請小則一切便宜雖守也而有巡之義焉故事以備兵爲職置守備供指臂使猝有盜則發吏士或急不待報可躬擐甲以徃武士之畫疆而守者通約束無敢後厥制與古方伯連帥近其分巡一道明初用按察司僉事署在南昌歲一巡郡覈吏士視其能否進退之訖事則還其體勢又與巡按侍御史近嘉靖辛酉廣寇入虔掠萬安泰和境始議駐吉安兼制茶攸郴桂四州巡之權視守差重而三郡吏民兩道得通治之有大

事皆關白行地故當百粵之衝貫偪三楚多猾盜故畀之參錯相制與為犄角也閏章始到官會歲饑巡撫中丞公令督屬郡道租仁煦義震山谷逆命多悔罪供賦稅其明年朝議罷道臣兵未幾罷巡道而三郡之事兼併於分守矣

天子既重念封疆不强文弱吏問軍旅所以責武備者重且專自是使者非借兵於伍則左右緩急無所恃惟督催科奉簿書期會而已夫道猶路也謂事上下所必繇

也今郡邑或有事得直以便宜上請而使者拱受成命若贅肬然昔兩道兼治而不足今一道專治而有餘豈昔難今易歟頼朝廷之慶底定四方守臣得以優柔苟安素餐累歲事勢所格材不塞職害未盡去譬如父母之於子視其疾痛含淚拊摩而力不能醫藥中夜以思未嘗不憮然撫膺負疚也南昌舊有湖西道分司令蕩然無存至則以舟為館而臨江地稍僻尤余所樂居者閒覽郡志自郡邑丞尉百執事皆備書守巡兩使則闕

焉自明設此官迄今逾三百年其間濯磨奉職勠力旬宣茲土者當可指數今不載其政績且姓名湮滅不得比丞尉百執事無所勸戒豈不可一歎哉夫大法則小廉分守使雖備官亦所以表帥三郡吏也爰采而記諸石得四十有三人

遊青原山記

遊之日以霽人以暇不暇且雨則廢遊余遊青原不期而勇遇雨而不廢由泰和返舟至永和聞舟人言此去

青原五里時雨甚命輟棹往不移時前峰數十作翡翠色雲霞其半皎若綺縠水滮滮出山下微聞磬聲至則淨居寺相傳七祖卓錫地登塔四望衆山如環扃鑰甚固塔之側龕笑峰禪師骨其陳蹟則顏魯公大書祖關二字黄山谷石刻詩其遊覽則五笑凝翠二亭凝翠倚寺左面東崖副憲趙君韞退新之自為記羣山皆土崖石獨磊砢壁立泉數百道飛出山谷磯之以堤萬籟交作人語亭中絕不聞聲余偕高子阮懷坐久不能去因

相顧笑曰向苦雨甚然非雨飛泉之勝其能至此極乎寺外荒祠别館數十間問之皆先儒講堂也葢自王文成官吉州數過青原講學鄒東廓諸公翕然景從吉州九邑各有館縉紳百餘人又總萃於一堂歲會以春秋留三日從遊者甚衆至假榻滿僧舍絃誦洋洋振林谷而西江之學名天下今數十年來講堂茂草微寺僧則人跡既絶其不為鹿場虎穴者幾希嗚呼吾道之視釋氏何如哉抑世無作之者將有待而後興與作青原山

記

重修烟水亭記

潯陽地界匡廬彭蠡間承平時所在亭榭士大夫多燕游為歌詠壬辰春余奉使過潯陽求所為琵琶亭者不可得更詢它所土人云此間有甘棠湖以唐刺史李渤築堤名湖中高阜舊有亭曰煙水樓曰鏡波為士大夫詠遊處亂後傾圮十餘年無人跡矣是時余迫於王事積雪餘寒主人無好事者擇亭館留客遊遂鼓枻去後

九年崔君正誼以戸部員外郎來司榷居亡何集工度
木構亭及樓咸復舊觀費𥿄金三百是時軍興繹絡賈
舶罕至虧榷税萬計或哂之曰爾甑且塵何亭爲崔君
曰吾以榷爲職税取諸舟使舳艫銜尾日燕於亭無廢
事苟片帆不至雖仰屋持籌滅炊露處亡錙銖補也且
吾既早夜會計爲簿書之顚頷安得不間從賔客登臨
以節勞而觧慍乎於是客至則挈榼往遊江水湖煙盪
胸豁目而匡廬之天池石門香爐雙劍諸峰頂背隱躍

皆可侑觴燕游盡歡客多賦詩紀其事會方子爾止來自溢浦屬爲之記

希賢書院記　　查培繼

古設書院以講學尚矣顧學無常師惟賢是希學固貴得賢者而師事之非必陳臯比操几杖而從之謂也古之賢人學足以窮理事足以宜民忠孝節義皆體諸身禮樂兵農各適於用羮牆僾愾舍此安從是則百世聞風無異親炙千載庚桑事同立雪吾師乎吾師乎庸有

望洋之歎乎昔考亭夫子出知南康軍既興復白鹿書院條例教規誨誘不倦又以濂溪先生前守是邦河潤及民春風逮士爰祠而祀之於鹿洞是蓋以尚友之心寓尊賢之意也余駐節芝城四歷年所野有哀鴻潢有佩犢水旱暵溢未足消沴而台和雀鼠萑苻未能移風而善俗深懼不稱任使以速官謗乃貧而失業之人又往往不能教其子弟雖與守令諸君設義塾於四郊擇師而教之捐廩而食之亦屨滿矣然散而不專且小學

耳譽髦則不及焉曾子攝泉篆居曾城者十換蓂葉而三州縉紳士民乃有講堂之舉及夏五返治諸紳士則布席設絳三再請余而落其成余惶然愧謝曰見若書院比比矣昨奉以為鱣堂今又將為旅館無益徒貽慨歎也無已則請推義塾之意而廣之為士子游息之地焉顧余安足齒竊幸有私淑矣自漢以來官於三州者代有傳人得十四先生焉皆大賢也於漢於晉各得一人唐得三人宋得五人明得三人於

國朝則得一人分曹而考爲守者時則有若叔庠宋公
清臣顔公希文范公龜齡王公濂溪周公考亭朱公及
靜涵張公象陞翟公爲令者時則有若靖節陶公懷英
狄公敬仲楊公爲郡司馬者有若樂天白公爲監司者
有若吡瞻葛公若夫伯安王公則秉鉞專征三州皆其
賜履也連類同揆則魯公致身於唐猶靖節之效忠於
晉而其斥貪殘勸農桑討擒首惡四境肅然猶宋叔庠
之去姦進善驅蝗渡虎王文忠之惠政及民羣盜屏息

也若張静涵之旌孝弟勸力田亦如之文正公之興學
教士一以豈弟為政即楊慈湖之倡率士民闡明心學
而象陸瞿公能講學課士潔己勤民洵可齊驅顔范矣
葛屺瞻之執法恵商救荒備患同於狄懷英之秉正保
祚免租縱囚而慨直不阿箴時救敝則白太傅亦足多
者至若濂溪先生在郡倡興理學民從其化士遵其教
紫陽起而修明之姚江又以良知之説並暢宗風遂使
孔孟道統薪傳不絶之十四先生者位不論崇卑人不

論久近總皆名實咸備體用兼收學問為真學問而不涉於虛無事功為真事功而不流於迂闊淵源相接至德堪師載考誌傳知追仰風範者三州以內各建有祠以崇祀矣余為合主奠位於一堂以其旁為負笈肄業之所每當吏散庭閒時與諸生析疑問難而夯型具在瞻仰如承余亦深幸得附弟子之列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此之謂矣所望生是邦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就將夙夜道合芝蘭千古同堂如親提命是十四先生

者固其師也官茲土者好爵是縻道腴可味功存赤縣福在蒼生求有餘師凛乎降鑒是十四先生者又其師也此余辭講堂之請行義塾之實而官與士皆得師以就學焉名以希賢固厚顧也若謂踵考亭祠祀濂溪之故事而行之余所不敢出也至於絃歌笞響文教在茲先賢鑒臨俎豆弗替更有望於後之君子也夫

芝山書院記　　瞿鳳翥

書院與學有二乎曰書院所以為學也書院所以為學

為學又為書院何歟曰書院所以廣學也廣學胡不於學為之必易地易名曰書院何居曰學止郡邑有之書院則山林鄉社之地隨人自起此嶽麓石鼓所自始也或謂學校課試遵時制為科貢之門書院教養遵古法為性命經濟之學是又分而二之矣夫學以明倫聖賢道統孰大於是書院講學未嘗廢文亦未嘗不以科貢應制二者不容偏廢余謂郡邑城會庠序焉可也山林鄉社正宜多建書院使天下家絃戶誦而總其成於學校

間足為國家樹人地爾矣若因學而廢書院此文公疏云老佛之宫徧天下學止一郡一邑一置焉不知其說也余於饒建學矣以學齋不足於文廟之陽明倫堂餘地建書院立舍置租以居餼學者亦猶太學之明道堂白鹿洞之文會堂講堂之制名曰芝山書院者以饒舊有此名今即於其學為之者不欲分而二之也或又謂故宫遺址為學為書院可乎饒紳士僉謂余曰禾黍離離鼠兎交交飛螢走燐城墟蔓野僅遺磚石為茸梵宫

者移去矣故淮王猶暴屏下也牧樵牛馬日踐其上何如歸葬安山以其地為俎豆禮樂之域不芳草重芳乎且王好學下士曾為菁莪書院韓山青山等皆王莊久為士人混據重起而新之以祀吾夫子以贍吾諸子弟王之澤世享之矣昔梁蕭王恢舍宮殿為永福寺寺至今存也至今猶知其為蕭梁宮殿也為寺與為學為書院孰愈乎余因為王營葬而學其地遷菁莪碑與芝山書院舊碑並存學門上金二百易王莊為書院租田亦

猶鹿洞志永豐瑞昌之意也書院正堂五間後堂如之兩廊號舍十間儀門三間頭門坊一間田計韓山青山渡二處共七百餘畝歲租七百餘石詳載板冊書院後堂特祀朱文公以郡先賢饒柴諸公配文公嘗數居饒且咫尺新安饒之士蓋親沐其教澤者故特祀之於戲近其居去其室如此其甚且未遠也可不知所興起哉

袁州府重建郡治記　　李芳春

按舊志重建郡治在宋淳熈戊戌實惟郡守廣漢張公

杓任其事公為丞相魏忠獻公仲子江陵連帥先儒南軒先生母弟於是甫期年修學增陴百廢具舉而郡治隨之鼎新云歷宋元至有明因循補葺迄壬午府堂災莅茲土者率草草脈事罔稱臨民規模余以

今上癸卯孟冬來守是邦始至之日慨焉興歎然見閭左凋耗巷無居人而聚垣環疆者瘠瘠未艾方怛然於衷因謀之寅屬延訪紳士父老周咨疾苦撫循凋瘵興學課士增陴濬濠次第粗舉尤以郡城空虛多方鼓舞自

癸卯迄甲辰中間往來亦閲期年未敢謂政通人和而吾衣士民似頗相倚仗時蓋飛鴻漸集百堵可作余躬行勸勞環視四城得新居若干楹煙火相望余顧而樂之乃庀材鳩工為鼎建郡治公堂計自始事之日至今告成無刻不以勞民傷財為凜凜幸同官勗襄吾民子來屬役奔走得竣厥功而其間之經度營表遴匠程材之苦心既恐妨吾民又慮弛吾事念之茫茫百端交集者不知幾一日九迴矣今輪奐一新棟宇翼然紳士父

老亦樂余之工成而役竣也羔羊朋酒小大稽首暨同事諸公咸謂不可以無記余敬謝不文特為志其糾工始末同事姓名庶幾竊附於廣漢張公之末以告方來後之莅斯堂者謹思創始之艱相與噢咻吾民以無負茲役也則余日望之工始於康熙三年十月成於四年三月計大堂一所二十八楹前堂一所十楹經歷司照磨所各堂一所各十八楹時同事者為郡丞孫公名席慶前任孫公名有恒司理鄭公名爋屬邑宜春知縣董

義行分宜縣朱鼐萍鄉知縣臺瞻斗萬載知縣范廷鳳各捐助有差督工巡檢魏映奎頗著勞勩例得備書

重修李渠記

按郡志袁之有渠起自唐憲宗元和四年刺史李公將順以袁多火災且居民負江汲溉維艱乃堰南山水鑿渠通流抵郡幾十里溉田至二萬決而入城繚繞閭巷深廣可容小舟迄東城隅北折合秀江邦人利之名曰李渠其始為禦災而惠且無算故袁民到今尸祝焉宋

至道三年距元和百八十九載矣渠壅盡州頻火太守
王公懿大治故道而新之災頓息自至道至天禧三年
為時二十有三載袁公延慶通判是州濬之歴徽宗宣
和六年又百有六載通判孫公琪因民災力贊太守林
公嶶之復濬之後五十四載為淳熙四年太守張公杓
濬之又七年太守曹公訓再濬之迄宋理宗寶慶二年
丁亥太守曹公叔遠實來距元和逾四百載矣渠歴久
塞益甚民用告病公亟議修復閱一月而渠成諸災不

作表人稱慶刻李渠志凡地形水勢高庳廣狹險易並與江遠近迤邐曲折纎微畢具其治渠如某處用疏某處用鑿某處用堵築某為斗若干以貯水某為橋以便往來某為減水溝若干處接水溝若干處與夫坊市地名役夫條目及銓次渠長陂户甲户等悉有深謀遠慮葢自元和至寳慶四百年間浚渠名氏僅得五人此為修復第一大功載在郡乘班班可考也由宋歴元至明洪武初又百十餘載太守劉公伯起濬之弘治十三年

太守朱公華濬之正德癸酉徐公璉大濬之刻有浚渠亭記萬歷三年鄭公惇典濬之又四十七年黄公鳴喬濬之自明之季至

國朝有待焉上遡宋寳慶丁亥曹公治渠到今又逾四百載而屈指修有實蹟者亦僅得五人嗚呼何前後時與人之相併一至此也余自蒞表來諮訪紳士父老討論掌故無日不有一李渠在意中然未敢率意輕舉曾因郡治多故查復唐表天罡所開五井大加浚治民不

昔汲地方稱便會重修郡乘至宋曹公修復渠志一帙披閱久之恍然指掌先妾照磨吳肖慶巡檢魏映奎前往察閱具覆詑乃於康熈巳酉仲冬朔大會文武僚屬暨鄉先生父老士民及其地之所稱渠長陂户猶有存者親行按驗不憚跋涉水草中詳討寶慶原志而講求之見其水勢日趨而東蓋緣春夏之交山漲暴發堰既廢壞水隨所潰而去決民田居散溢阡陌間漸與江會既横不可制而渠源以積壅反塞所經故道或淤為洲

或高為阜即其存者茫茫平砂中僅若一綫殆不可識
其所潰之水亦或亂流莫定並壞民田余語諸公曰此
渠廢之由也不治其本渠未可復乃議大修故堰循其
舊址而加增廓焉其法夾渠内外俱植松為樁每於其
底選松之最大者截為枕木伏壓其旁作樁外護然後
兩面依樁疊石覆土加砂積薪層次修築務俾牢實其
東西偏各廣至數尋而高與闊䏲故堰倍之又於其上
設牵木隨樁首筍接安放施以維繫不使稍有所揺動

蓋自始事以來遴匠選材鳩工給值雖委有專官而予必躬必親間日單騎按視閲一月而渠成始自陂頭至西城下計十里按古渠力行疏鑿必復其舊由西城渠口入城至報恩寺東轉而北會於秀江凡幾十折雖坊巷異名盡改其故猶可得之想像髣髴間皆務徹底開浚而後乃令水循故道清流汩汩如縈如繞郊外之原隰垃畦郭内之井塘池圃居民飲食滌濯無弗取給焉屬比歲夏初雨稍愆期賴此渠水自我西郊田用優渥

邦人聚觀莫不踴躍相慶即余亦自賀素志之獲遂也惟是樂成雖易慮始實難歲月漸遠典制就湮使非考驗有據規畫粗定其能長如今日乎爰謀之紳士父老銓次善後每月以一耆民六堰長專理其事週而復始凡以時加減堰口並偶有殘缺壅淤即時修補疏瀹毋俾蔓延大有損失則此渠之利賴可以傳之世世不朽矣總計用過松樁若干枕木牽木各若干及總管分管之耆民與正充朋充之堰長其數目姓名悉另有册存南昌

太史鄒公作記以誦余愧未敢當謹摭其實以告來者竊附於曹公李渠志之後云爾

西山寺記

鄭日奎

西山在弋之西北山勢蘢嵸亘十數里土與石間之林壑初無大異其名也以產茶寺居山之麓僧亦以種茶為業住持老衲鷲湖人也臘甚高好談前朝事客至無他供惟以茶啜茶次輒為客述明時弋之茶害也正德中寧藩勢張甚毎歲春輒遣官校督茶芽凌轢官吏民

苦之已卯逆藩敗弋患始去邑人汪少宰有庚辰春日
飲茶詩意蓋指此而今幸矣無他慮矣因為誦汪公詩
客皆色然喜欣然笑也更啜次僧復為客述明末鉛之
茶害也信七邑皆産茶初無絶佳者故不以供上用獨
鉛邑有茶户有茶課課額歲八觔耳不為民厲何時例
忽起每歲清明課茶時除正供外自監司以下逮丞尉
皆有餽名曰薦新實則本處所産不能應皆市之他郡
以充之民歲費金以數十計已苦之矣何時例又變每

歲課茶時除正供仍本色外其他餽贈悉以銀代之於是民歲費金以百數十計茶户或稱貸償或且鬻妻子償甚有自經溝瀆閒者已而相率逃去則科之合邑之糧里費益不貲害益深矣邑人盛處士有汭川採茶歌意蓋指此而今不知何如也因朗誦盛子歌歌未終客皆憯然不樂太息起輟飲而别

鍾靈講院記

李光地

文明之運始於國家又視乎推行者之至不至苟其設

誠而推行之雖微上之振起士君子固不忍愚其民也況在蒸蒸作人之世乎文翁之於蜀退之之於潮當時兵革猶未盡偃而巴繼之西嶺徼之外僻深荒遠素未耀乎光明二公者皆以太守為吏民師能使人士奮興俗化移易前史稱賢焉今

天子撥禍亂致太平永為有道之長求端於學校教化崇道尊儒統一經術可謂恩明意美矣而守土者或推行之未至或以文具推行而設誠之未篤無論僻深荒遠

文教闕焉雖以聖哲居遊之區時世之未遠風流之未墜罕能尋搜章表以為邦人勸者豈賈生所謂移風易俗非俗吏所能為者耶西江故人文地在宋廬陵臨川南豐諸子為文章宗師濂溪明道伊川於此相授受焉南渡後有陸氏兄弟以學行與朱子道義相切而朱子趨朝來往必由信州取道故玉山之講鵞湖之會道脈攸繫迹在此邦文獻不彰緒風亦歇有志之士仰止高山亦何從而遊遡焉太守周君嵩山慨然遠覽既訪玉山鵞

湖遺址檄其屬邑興修百年茂草屹爾宮牆而又即府治佳處創爲鍾靈書院臨溪環山在闉都而有泉林之趣招致士之秀者近百人講肄其中又以爲文翁在蜀相如爲之師退之在潮趙德司其教不遠千里求宿學者督率身則以時省視而作興之先時郡士科名寥落自書院立明年即有首舉於鄉者後遂連年相踵起故曰山川之秀有開之者也人文之盛有倡之者也人地之鍾靈無絕期開而倡之則或百年而不相值嗚呼此

余所為於君有感也雖然科名其小者爾生聖人之世被聖人之澤當勉為德業之彦共定太平之基此去廬山之下有白鹿洞焉朱子之規陸子之講班班猶在也取與玉山講義玩思而服行之使賢太守之迹他日於蜀潮而有光是則師生之賢亦邂逅執筆者所惓惓云

重建袁州府儒學記　　袁繼梓

聞之天下治亂由人心邪正人心邪正由學校廢興則學校之設不綦重哉易之臨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

民無疆學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是士與民教與養一致也衣庠始唐天寶五年太守房公琯立學宫建文宣王廟於城北門外至肅宗乾元元年刺史鄭公審移城内郡治西南唐保大十年刺史李徵古又移於郡治西南宋真宗景德三年詔諸郡於廟中起講堂聚學徒選儒雅可為人師者教焉仁宗皇祐五年知州事祖公無擇以舊址隘隘乃改營於州治東二百步今學是也學成盱江李泰伯為記神宗熈豐間館閣第天下學記

以表州學記為首故文獨傳孝宗淳熙五年知州事張公杓又新之吏講堂為明倫堂明弘治壬子郡守王公俊以舊學在廟後隘弗稱乃大規度之為左廟右學此建置沿革之大較也郡侯李公以康熙癸卯冬奉簡書視表下車之日覩袁之城池學校堂皇麗譙百廢未修不勝悵然曰郡守民之師帥也坐視其荒鈌而莫之補救乎爰是加意維新與民更始一年而郡治及鼓樓新而敷政有其地二年而文廟修昌黎書院復而立教有

其基凡棟宇之必嚴丹堊之務飾周垣屹繚門戟閎閭堂廡深洫講肄軒敞實實枚枚俾諸士之趨蹌考業於中者咸覩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猗歟都哉洵可大而可久矣余父子兄弟俱軔發自庠者昔荷先聖之式憑今覩我公之嘉賴可無勉應以志永思乎

葉氏四節堂記　　　　葉應震

明崇禎戊巳間余從家大夫讀書葛溪每春和景明憩於喬山之堂堂為葉君家塾背圭峰若主拱靈山若賓

林木參差溪流映帶意非有文章英絶者必節俠之士挺出其間已余留滯他鄉不到喬山三十年風氣之推遷人事之變換不知視昔如何竊計山靈當無恙正思民物一新當重到主峰共語隔世事無何而竊名犯順者蜂起君行保甲法為一方禦侮比土賊環起策力莫支遂為賊所執不屈死妻馮氏亦隨之君無子撫兄遺孤為之子有妾二人一為君死一㶊孤子於顛沛流離之際皆以節稱君從子鼎不忍其湮沒於時也顧喬山

而嘆曰吾伯父生平精神萃於斯魂魄猶應登此即其地而葬之遂即其堂為祠而祀之其意良美而屬予為記其事予曰苦節不可貞貞凶悔亡而愈于不節之嗟出凡之道也剛柔分而得中安節之亨妻若妾之道也弋為謝文節故鄉妻死夫子女死父芳名至今豔之君亦其人耶而以四節著何多竒也抑鼎孝思之所寄焉耳嗚呼變亂以來虔劉所至貞夫烈婦死於深山窮谷者何可勝紀而湮没比比有心者登喬山之堂寧不為

之感慨而增悲乎

鵞湖峰頂院記　朱在鎬

峰頂者鵞湖峰之頂也唐大義禪師卓錫此山故名由鉛城至則涉大溪而南由信州以來則經鵞湖之足朱陸二先生講堂並山而上各以里計者五層巒複嶂迴合出沒山行既窮索所為寺無有也乃稍向下又盤紆折旋之始得一大池方廣數十丈承山之跗旁俱茂竹森松陰淡不見日水澎湃赴澗循池行面池而翼然者為

寺寺前羅漢松一株大義手裁已枯百年而復盛色若古鐵真神物也僧衆肅余而入威儀整齊器鉢無聲至方丈則慧林大師具脫粟啜茗以待師蓋余舊識相勞苦問無恙時方盛夏羣木森天四山飛雨自空而下翕忽滃勃時聞異香蟬曳涼吹既靜以遠脫宿棲客之廬則聞牀足水淲淲然有聲既起從寺僧訪龍井大義泉泉以潤又以機鈎致之灑淅布濩交涼肅陰齋寢庖湢無非水者寺盡峰之平地而止抱池枕山諸峰並立環

拱從下視之所見惟山從山視之又見竹木翳薈而不見寺其結脈之際藏鋒之秀雖千百億年吾知其燈燈相續無窮期也峰頂故有志寺之起止峰名之同異建塔之歲時與昔人之單詞斷句標記此山者則已略具故不書

江西都察院行臺題名記　宋犖

司馬温公作諫院題名記有曰某也忠某也佞某也直某也詐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數之可不畏哉是知題

名者所以誌景行垂鑒戒非徒侈名氏於豐碑也巡撫
都御史于明宣德間始有專官江西行臺題名凡有二
自賈公諒以下六十六人為一石則有見素林公為之
記益以夏公良心十七人為一石則夏公自為之記而
本朝諸賢闕焉未備也余稽之誌載詳其爵里自李公
翔鳳至不佞犖止凡十五人勒之貞珉列於聽事之左
歷覯前載自建官之始終明之世合八十餘人其間如
韓襄毅林貞肅孫忠烈王文成諸公或臨難不苟或戡

平大亂皆忠貞果毅事業彪炳至今猶在人耳目餘則或存或亡有知有不知者矣我

國家應運龍興

今天子繼體立極凡大臣秉鉞而來者靡不推誠置腹假以便宜其一時治狀父老類能道之茲可無述予之前即令大司農福山王公涖事甫旬有四日隨遷閩浙總制而去然其風裁峻整弘綱畢舉余一循其成法而酌以時宜略加損益夙夜兢兢三載於茲矣夫觀在事之

歲時考政事之得失則其人之賢不肖可坐而得矣且三復司馬公之言尤畏夫後人指名而數之也敢不勉哉

忠節名賢祠記

傳曰國之大事惟祀與戎祀何以大也大其德大其功大其節也德修一身功建一時節立一日而大其享於千秋何也曰引而被之者長也其引而被之者奈何曰人參於天地而成位其中賢人君子者天地之正氣所

結也天地不散而天地正氣之所結亦不散又況産於其鄉宦於其地生有功德於斯人而殁無所式憑以奉一豆一登之饗豈所以云報乎且天下無待而能自興者幾人哉觀而感感而奮頑懦之振於聞風較同時之耳提倍深矣是故先王之法有大德有大功有大節者得以血食於無窮斯賢人君子所由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後世不知此義率以禍福之私而惑於二氏諂於非鬼淫邪不經此創造徧於都邑醮壇男女非禮之

報祈有司或且臨之而至先賢之祠兩祀風隤則過而弗問焉毋亦不知其所係之大乎予撫江右將朞月紀綱粗定百弊漸除民俗蒸蒸有治象焉簿領之暇謁澹臺祠拜徐孺子墓而復其清風之堂按志訪所謂大忠大節諸祠皆已蕩於發爇有求其殘礫敗址而不得者嗚呼賢人君子之靈爽何所託而國之化其何所助以施乎欲一一踵其舊而復之力弗能給不得已合諸祠而祀之以世代之遠近為敘兼採輿論取志中姓名最

著者次入焉蓋以諸君子之德之功之節或不同而為天地之正氣所結則一結則聚聚則親親則秋嘗春礿於一堂或亦諸君子之所欣然也夫德誰不克修功誰不克建節誰不克立惟藐一身於土芥暴棄而不知所嚮往焉斯無如何耳誠觀於諸君子之所為而萬古不泯則居有所養用有所行變不易守常不辱生七尺之軀亦儼然與天地同久大也比邦之人心風俗安必不由此以振而復已往名德事功氣節之盛乎惟願後

之君子永戒余志勿復如宿昔之廢而不舉焉是所望也

帶湖記　　劉命清

帶湖自麻霞石闌入小口歷鄧州抵花園而北遂折而東注經緑青寺橋其水清淺皆挾川沙以行復逶迤而東北過石頭山山與湖稍距然今石壁之下篙師縴板支柱之痕深入石裏昔為川舟通濟之區今淤為湖者久矣據舊志帶湖名戴因唐時曹王臯表授戴叔倫刺

郡遂築冷泉陂以均水利凡數十處今志云即千金陂殆非也此湖延袤五六十里處處築堤而後灌溉之利不洩故後人志其功德因名戴湖猶之蕭寺蘇堤皆不忘其所始耳今石頭山北呑納離峰琬山諸泉汪洋瀰湃遂為溪潢之最勝焉循東山而下并曲而西則受靈谷瀑布之流蓋散為大橋湖為蓱湖為浩湖為螺湖為古井湖為蓼湖其深者為龍潭由潭以西地益卑水懼其洩而不留也乃障巨堤護柳陰灌溉千頃舟航遂隔

馬瀠洄數里憑高遠矚盤旋若帶遂易今名云湖上多綠樟文梓長松古櫟岸竹溪花因時布姸鵁鶄鸂鶒鴛鴦之鳥翔其渚者可羅而致蘋芰菡萏雞頭芡茨之秀參差互映舉網擊鮮則有狂鱗奔駭奮沫鼓浪之奇夜靜風疎則社鼓剎鐘隱若發於水上鏗鋐可悅余宗世倚湖上環居虎溪歲輸此湖魚稅三石有奇四方遊履至者或風晨和煦撥棹嬉遊或月露淒流扣舷蕩漾莫不飲酒賦詩期以暢遂夫幽情余亦簡棄塵事與族之

逸老詠歌泉澗因導古月會之飲相與買舟泛湖儼然有次窮石濯湑盤之志焉復懼久而弛也乃相約以志其事

江西通志卷一百三十四